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二百十四

左編

人類　史

漢司馬談子遷

司馬談絳州龍門人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法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

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而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捐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司馬遷生龍門耕牧河

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于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是歲天下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于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于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

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

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于明堂、諸神受記、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皇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

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
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故長于變、禮綱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
長于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
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辯是非、故長于治人、
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
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
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
中弒君二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
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

釐謬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

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犧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

多所興記又何也

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迺喟然而嘆曰是余之辠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趾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圖

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薦公言黃老而賈誼鼂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于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

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凡三十篇、五十一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東漢班彪 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將承運迭興在于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根本既微枝葉强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

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
下是以即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
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
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
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于
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
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既疾
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
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
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

之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隷茂材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同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籍暨于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

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二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紀從漢高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于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

多、疎略不知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黄老而薄六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

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寛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

之父彪卒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于六世史

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百王之末、厠于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于漢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及肅宗雅好文

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誦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于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

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為風塵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固後以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

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事、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

宋范曄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曄有儁才而行數犯名敎爲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史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早見）志趨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若在内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洪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嘗飲宴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曄亦止弦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横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

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免、及義康被黜遷豫章、熙先密懷報効、以曄意常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說、曄甥謝綜、雅爲曄所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綜、與綜諸弟共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曄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曄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與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曄、曄不回、曄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

一失足成千古恨

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耶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答其意乃是時畢與沈演之並爲上所知待每被見多同畢若先至必待演之演之先至常獨被引畢又以此爲怨畢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爲義康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曄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藩王政以奴詛幸災便正大逆之討況義康姦心釁迹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成亂階上不納熙先業善天文云

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夫、故文帝使綜隨從南上、既爲熙先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曄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耳、時思話鎮襄陽、有法

略道人先為義康所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尼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改名景玄以為臧質參軍質時為徐兖二州刺史與曄厚善熙先善療病兼能診脈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疾因法靜尼就熙先乞療得愈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為內應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隨之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七銅鑷袍叚棊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婢殺之湛之又謂曄等臧質見與異常質與蕭思話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

同、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曄中將軍、熙光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豫爲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乃奉戴義康、又以既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乃作義康與湛之言、宣示同黨、二十二年九月南平王鑠出鎮、上於虎帳岡祖道、曄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跡、詔收綜等、並皆款服、唯曄不首、上頻使窮詰、乃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聞曄不

服笑謂殿中將軍沈仰之凡諸處符檄書疏皆曄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此抵上示以曄墨迹曄乃引罪明日送曄付廷尉入獄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曄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序其略曰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胸懷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華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

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博贍可不及之、正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不復果、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

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太略
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
不能盡知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
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
處亦復何異耶、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
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
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
竟不成就每愧此名、曄自序並實故存之、曄少時兄
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處
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

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尚之曰臣昔謬得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汙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鵷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必蘊文采自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已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晉陳壽 附王隱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

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
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
葛亮集上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三國
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
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
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
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謬甚証吾）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
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
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
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

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鎭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病卒時年六十五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御史陳壽

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于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隱字處叔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封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

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於文與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意不可解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

晉習鑿齒

習鑿齒字彦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荆州刺史桓温辟爲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温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使還温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

見以此大忤溫意左遷戶曹參軍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于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於符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

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二十餘年今沉淪重疾徵命難保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竟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

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予文延陵不見貶絕宣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休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巳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當春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籍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為更代明矣況積勳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

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履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

北齊魏收

魏收字伯起鉅鹿下曲陽人也收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自戲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為之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孝武時為散騎侍郎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與高歡內有

問辭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徵南主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相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為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及高澄死高洋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

時洋將纂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人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部事初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勅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李彪崔光之徒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補續下訖孝明事甚委

悉濟陰王暉業撰辯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部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之勅成一代大典所引史官恐其凌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

僞史肯許狀日收始

初收在高歡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

族祖玄傳下、斐識議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裴曰臣父任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裴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然猶以羣口沸騰敕魏史且

勿施行令羣官博議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讙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支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

有賦、惜先以告收、收上三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邵、邵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遊東山、勅收作銘、宜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妾、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沒、嫡媵不平、乃殺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伸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

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此言非戲魏收既忝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情以收言白於帝自此便止收始與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曰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

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其參典禮與邢相埒、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囘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楊愔家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家、又元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惠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遊、每

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山東與諸優爲獮猴與狗鬬帝寵狎之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塚被發棄其骨於外

唐姚思廉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徙京兆遂爲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于察盡傳其業入隋爲漢王府參軍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遷代王府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

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

于王、衆始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閤下、

泣辭去、觀者嘆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受秦王府

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嘆曰、思廉蒙素刃

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

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爲太子、遷洗馬、改

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

謝靈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總括、爲梁陳二家史、以

卒父業、帝幸九成宮、思廉以爲離宮游幸、是秦皇漢

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爲、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即頓

劇、豈爲游賞者乎、賜帛五十疋、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謚曰康、陪葬昭陵、承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璹始

宰相自撰 其簡

唐李延壽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于本國

詳他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刋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旣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元年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謂之南史凡八代主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繁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閣

唐劉知幾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

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潛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遷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

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枕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藉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託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搢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

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設令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令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恨惜不許、楚客惡其言、詆切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嘆曰、為史氏者宜署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為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

者自名雄准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慨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家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爲太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

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枏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者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謚曰文

唐吳兢

吳競汴洲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者當路薦競才堪論譔詔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内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節閔太子之難奸臣誣搆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怒競上書文明后皇運不絕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置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衰毀以陛下為命而自託于手足若信邪佞委之于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芟刈股肱獨任胸臆可為寒心自昔剪伐宗支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

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麋沸驗之覆車安可重跡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皇家枝幹夷芟略盡陛下即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蠅之詩不可不察略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于決事羣臣畏伏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切諫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釀澤浮辭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

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錄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天寶初入為恒王傅雖年老衰僂甚意猶願還史職李林甫嫌其衰不用卒年八十兢敘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踈牾時人病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巳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為卽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巳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

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慶以情斬改。辭曰。循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宋宋祁

宋祁字子京。雍丘人。與兄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二。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寘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景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人主不斷。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殺菽。天威暫廢不能殺小草。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遴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是謂三患。意主於彊君威。别邪正。急先

務、皆切中時病、會進溫成皇后爲貴妃、故事、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在有司、必俟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既授閤門、宜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乃進納、祁適當制、不俟旨寫告、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印用之、函封次進、后方爱幸、覬行冊禮、得告大怒、擲于地、祁坐是出知許州、祁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亦以此云、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藁自隨、爲列傳五百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大樂圖二卷、文集百卷、祁所

至治事明峻好作條教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

元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至正敗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論贊表奏皆玄屬筆追封楚國公謚曰文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五

左編

人類　儒

唐韓愈　附皇甫湜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

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愈坐事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脩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女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

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况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埸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言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鬬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二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

供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
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爲文章
字命鍔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
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告
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
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
奔走膜唄至爲燔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
之乃上表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
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
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

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旣至潮以表哀謝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

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隷召拜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傑子擯之不得共食愈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轉兵部侍郎鎭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將帥材故賜以

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前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

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愈。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

人張籍友善二人名立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于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敎弘奬仁義爲事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常以爲自魏晉巳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戾

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譏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爲毛頴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愈自叙云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

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又曰、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怡、壻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

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愈與李翺書曰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

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
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爲善譽之則以爲憂
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
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
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
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
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
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
者皆宜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
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

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言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妃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唐史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蠅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僞以眞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横騖別驅汪洋

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楊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子拒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

王工部郎中卞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度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

唐李翺

李翺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翺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

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
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一據、
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
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唯處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
受恩之地耳、蓋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
而忘其實、溺於文而乖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
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
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
爲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
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

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諡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從之會昌中卒于鎮諡曰文敏　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明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賢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

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

唐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

蠻方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毋偕行如毋子異方。便爲永訣吾於禹錫爲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授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宗元革其法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江嶺間爲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爲名士韓愈曰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多也崔蔡者東漢崔駰蔡邕也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謂愈言爲然宗元自述曰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

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踈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荀孟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

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云，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阨塞臲卼，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疎繆戾，陷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卒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塡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便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

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
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
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
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癈痼，
以希望外之澤哉，少年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
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
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
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
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
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實爲而有詬，欲

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如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

宗元近欲務此然才薄力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宗元答韋中立書曰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

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　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皇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

日豈眞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舉目以召鬬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鬬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今師耳

宋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親教修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修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偃、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

必有名于世、館之門下、修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遊隨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景祐初召試遷館閣校勘始錢惟演留守西京修及尹洙爲官屬皆有時名修等游宴無節惟演去王曙繼至嘗厲色謂修等曰諸君知寇萊公

賞

晚年之禍乎。政以縱酒過度爾。修對曰。寇公之禍。政以老而不知止耳。帝默然。終不怒。更薦修及洙、置之館閣。議者賢之。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修見諫官高若訥詆誚仲淹。以爲當黜。修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修復與尹洙書曰。五六年來。此輩沈默畏懼。布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徙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仲淹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

[illegible]字州又[illegible]諫官五大有為之主

修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子內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仲淹及杜衍富弼韓琦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上修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修每勸上延見諸臣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仲淹等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於前仲淹等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修知其必為害常為上分

別邪正勸力行諸臣之言初仲淹之貶饒州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皆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修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修往視利害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淸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

得不廢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修相遇於内黄時修爲河北轉運使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會弼與杜衍韓琦范仲淹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書論之會修之外甥女張嫁修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修遂起詔獄窮治張資產上使中官監勘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徙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丁母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鬢髮盡白上

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修且大用僞爲修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修知州言者多謂脩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韓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人與修在朝廷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修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險怪知名皆黜去

殆盡，牓出，怨謗紛然，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而變復古。三年，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拯以嚴威御下，名震都邑。修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拯之政勵修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遷給事中。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修以為河水重濁，理

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沒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執中當國主橫壠之議執中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青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讙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

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修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參知政事修與韓琦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琦亦開懷不疑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

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所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琦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宰臣定議於殿上琦等奏曰此事既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仁宗崩皇子嗣位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太后臨朝左右交

搆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閒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彌縫其閒卒復明辟樞密使富弼人修當次補琦等議將進擬不以告修修覺其意謂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大服而止神宗即位遷尚

書左丞修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修不卹也初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修引喪服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

意修應爲御史衆目爲奸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護修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辯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堅求退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熙寧初知青州時諸縣散青苗錢修乞令民上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局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判太原府辭求知蔡州從之修自歷官至爲兩府凡有建明於上前其詞意堅確持守不變且勇於敢爲

王安石嘗歎其可任大事及判公輔政多所更張而同列少與合者是時修罷叅知政事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安石乃進之爲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覲意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修懲濮邸之事深畏多言遂力辭恩命繼以請老而去安石深歎惜之修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衊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修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修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修修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

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修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琊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潁一年而卒享年六十有六謚文忠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文忠嘗奉詔撰唐紀志撰五代史二書舉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修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洙石介孫復梅聖俞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

朝廷官其子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嘗與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脉案醫書述病證口辯如河

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爲人診脉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卽是良吏。故修爲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寛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揚青南京皆大郡。修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舍如僧舍。修前後歷七郡守。吏民安之。人至爲立生祠。修父嘗有遺訓戒。愼用死刑。毋以語修。修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據此則雜犯原擬死刑。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

蓋其意也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失爲尤多修唐書最後置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修也朝廷以一書出于兩手體不能一遂詔修刊詳列傳令删削爲一體修雖受命退而歎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吏白舊制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公官高當書修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而爲日久豈可掩

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修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修爲始也祁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也蔣之奇爲歐陽修所厚制科既黜乃詣修獻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爲衆所容因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誣修及婦吳氏事遂劾修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吳氏育之女於是修與育皆上章自辯後數日復取其奏以入因謂執政曰言事者以閨門曖昧之事中傷大臣此風不可長貶監道州酒稅仍榜朝堂修尋亦外遷故其謝上表曰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

言。

宋蘇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退而嘆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絶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禀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嘉祐間與其二

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卽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歐陽修稱曰荀卿子之文也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縑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洵自述其文曰洵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大肆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

深孟軻之渾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故作權書衡論以擬之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

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曾鞏曰洵益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不能亂肆不能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宋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生十年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母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軾時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母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嘉

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梅堯臣時與其事得軾論刑賞以示修修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門生曾鞏所爲乃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修見之以書謂堯臣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終喪授河南福昌主簿修以直言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上初欲用蘇軾起居注安石曰軾豈是可奬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爲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險邪之人

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軾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販數船蘇木入川、司馬光言呂惠卿受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爲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上乃罷軾不用、寘之官告院、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安石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爲誣奏軾過失、窮治無所得、軾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抗禮、軾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

必恭順念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自密徙徐是時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

執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鍾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隄成，水至隄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御史舒亶言蘇軾作爲歌詩，頗有譏切時事之言。蓋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非以詆謗爲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詔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軾

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言蘇軾有不臣意、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珪語塞、軾初下獄、張方平范鎮皆上書救之、不報、衆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謫人、案軾文士、本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中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謂不能容才、願陛下無庸竟其獄、上曰、朕固不深譴、特欲申言者路耳、行爲卿貰之、其後獄果緩、卒薄其

罪遂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軾為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竟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難得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四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

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軾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光及知樞密院章惇二人氷炭不相入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求助於軾、軾見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

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俾以為然、光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軾、除起居舍人、軾辭之、見宰相蔡確自言、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固辭、確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註、光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軾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光始不悅、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

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軾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知杭州時諫官言宰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軾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勑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皇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至杭吏民習軾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饑疫并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

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
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
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
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
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
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宋廢而不
理至是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
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混濁多淤河行
闤闠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
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

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軾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於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

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船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船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鄙薄益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且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為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軾案舊例使之

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湖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出峙于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爲便奏聞有惡軾成功者會軾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

以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軾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于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軾買田書至軾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軾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軾懼請外補乃出

守潁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軾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用軾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時方例廢舊人軾坐爲中書舍人日草呂惠卿

降官制直書其罪、云均輸之政。自同於商賈。手實之禍。下及於雞豚。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言者誣以謗訕。紹聖元年知英州、復安置惠州、軾以侍從齒領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胷中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竁、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後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食無有、初僦官屋以避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

以助之為屋三間軾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游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已乃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軾渡海北歸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卜居陽羨時邵民瞻從軾游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軾買一宅為緡五百軾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軾徙倚聽之與邵推扉而入則老嫗軾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言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軾亦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軾以五

百緡所得者因再三慰撫謂曰媪之故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媪即命取屋券對媪焚之呼其子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軾遂還毘陵不復還地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致仕遂以不起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舉進士元祐初爲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庭堅張耒晁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爲第一仲游爲文切於事理而有根底不爲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

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予奪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仁宗初讀軾轍制策

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仁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

宋蘇轍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于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為切至、曰、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

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疏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内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内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弊以耗其遺餘臣

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王安石已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者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其納錢

聖意是聖明

何此事介甫何嘗不盡心

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踰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於

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為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轍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乞除一合入差遣、詔依所乞、上閱轍狀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捭闔為事、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為異論、以為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為教授授齊州掌書記、復從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坐兄軾擬

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呂惠卿始諂事王安石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勢均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讎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宮觀以避貶竄轍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光以王安石顧役之害欲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顧役轍自言罷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況役法關涉衆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

究首尾。忽遽更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顧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不能

定見之爲皆如此何况介甫

從遷中書舍人。進戶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

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舍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熈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徼富貴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戸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内帑别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也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尤爲他司所擅深可惜也葢

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
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
爲聰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
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安且
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
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每因一事不舉輒
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
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
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
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

哲宗從之、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入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

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案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通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

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顧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顧。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顧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强、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今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顧法之行、最為其便。罷行顧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為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

出役錢三貫若經十載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千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顧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顧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條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直言姚勔亦言之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

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柰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爲邪說、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

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抑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榷酤均輸之政

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御覽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帝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愼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

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
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
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責知袁州、試
少府監均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
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太平
宮、崇寧中、蔡京當國罷祠居許州、築室於許、號潁濱
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
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
淳熙中諡文定轍南遷既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
客有鄉人自蜀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

爲叢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淸美或徜徉亭中鄰人既不得見謀之閽人使待於亭旁後旬日果出鄰人因趨進轍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而入迨夜竟不復出

宋曾鞏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太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脩王安石諸名士共稱鞏文章伯玉殊不顧間語子固吾方作六經閣其爲之記子固凡脫藁六七終不當伯玉之意謂鞏曰吾自爲之其書於紙曰六經閣者諸子百

家皆在焉不書寧闕也云云舉始大爲衆盡自勵於學矣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賙之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徙知齊州其治以疾姦盜爲本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椎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舉飲食冠裳之

假以騎從聲所購金帛隨之夸狥四境盜聞多出自
首輩外示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徙
襄州洪州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劍將樂盜廖恩既赦
罪出降餘衆潰復合聲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
鞏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予賈必以薄于門生
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
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大守與民爭利可乎罷
之徙明亳滄三州急姦強而寬貧弱曰為人害者不
去則吾民不寧鞏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
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案其罪

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案與期者郎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輩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者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過闕神宗召見旁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輩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爲書將合而爲一加鞏史館修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旣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

戕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
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鞏自爲小官至在朝廷挺
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由是愛鞏者少爲編校書籍積
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鞏於是時旣與
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
往坐刺譏觧語廢逐鞏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
弛張操縱雖出于巳而未嘗廢法自用以故莫能中
傷鞏亦不爲之動也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盡至撫
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
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

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舍人王震序鞏之文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標鷙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抉怒江湖之波濤烟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耳中間從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蜂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斥除邪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

訓敎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

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矣陳師

道曾見曾鞏於襄漢間師道携所作以謁之鞏一見

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託師道爲之

且授以意師道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

明日以呈鞏鞏云　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

略刪動否師道因請改竄鞏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

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師道削去一二百字師道讀之

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爲法所以師道文字簡潔

如此鞏又常令師道一年看伯夷傳少與王安石游

安石聲譽未振肇導之於歐陽修肇嘗有書與安石曰歐陽公更願兄稍開廓其文辭勿用規規摹擬前人孟韓之文雖高不必似之取其自然耳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為吝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肇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司馬光日錄曰元素云曾公亮知山陰賤市民田數十頃為人所訟翟父易占時在越幕說守倅曰曾宰高科他日將貴願用茲事敗之

可惜父會爲明宗衰老宜與謀俾代其子任咎守傑從之會由是坐贓追停公亮深德易占後易占以信州縣宰坐贓英州編管亡匿於公亮別墅會赦自出鞏訟冤再劾復往英州因死焉鞏時不奔喪爲鄉議所貶安石爲作辨曾子以解之朱熹曰按鞏父死南都杜祁公爲治其喪時鞏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荊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奔喪者溫公傳聞之誤也

宋張耒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爲文十

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
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沖瀞有一倡
三歎之聲弱冠第進士歷遷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
討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
初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徽宗立召
爲太常卿甫數月復出知穎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
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穎聞蘇軾訃已舉哀行
服遂貶房州别駕安置於黄

元姚燧

姚燧字端甫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

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爲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非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釣罪也謚曰文燧先在蘇門山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于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

離合之際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

元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授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殭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辯其邪正然

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底者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

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命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

百大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於中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戸之設大略宗之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阿榮巙巙傳旨二人者素忌集繆言制封來國公集具

藁俄丞相自楊前來索制詞甚急集以藁進丞相愕然問故集知為所紿即請易藁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為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慤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慤愧歎而去其交游尤厚者曰范梈元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

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已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出橐中肴酌酒同飮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閒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飮此酒甚勿如是

明善受卮酒跪而酹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公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眞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旣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初